



现代情爱小说精品大系

情殇

QING SHANG

曾 煜 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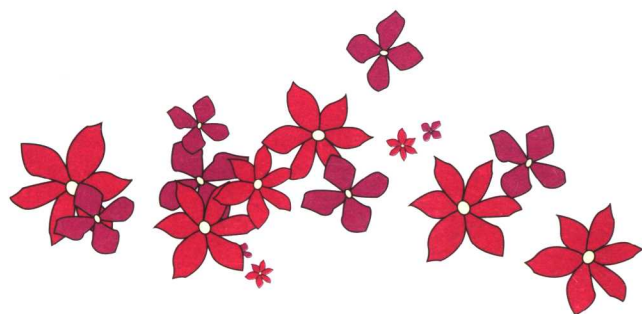
A 卷 下

老舍 茅盾 沈从文

张贤平 蔡佩佩

张贤平 蔡佩佩

先名氏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2.4

4.1

现代情爱小说精品大系

情殇

曾 煜 主编

A 卷

下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209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情殇 A——现代情爱小说精品大系/曾煜主编. —北京:
北京燕山出版社, 1995. 6

ISBN 978 - 7 - 5402 - 0417 - 4

I. 情…

II. 曾…

III. 言情小说 - 作品集 - 世界 - 现代

IV.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05837 号

责任编辑: 梁 歌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北京市灯市口大街 100 号 100007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

700 × 1000 毫米 16 开本 22 印张 350 千字

2007 年 6 月第 2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(上下) 90.00 元

目 录

- 徐 讷 吉卜赛的诱惑 (1)
- 沈从文 丈夫 (50)
- 沈从文 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 (65)
- 郁达夫 秋柳 (75)
- 郭沫若 喀尔美萝姑娘 (104)
- 叶灵凤 时代姑娘 (128)
- 老 舍 微神 (216)
- 穆时英 五月 (225)
- 郁达夫 迷羊 (272)
- 苏 青 结婚十年 (341)

十八 以退为进

两部汽车将他们送到了东方饭店。用着“陈天真”的名字。丽丽开了一间四百二十五号房间；将自己的东西都搬了进去。萧洁的东西都暂时放在楼底下，这是他自己的主张，他说，他要搬回八仙桥的青年会公寓去了。

“再不搬回去，人家要质问我住在旅馆里做什么了。”他这样向丽丽解释。

“对他们说，陪一位香港来的女朋友，不可以吗？”丽丽有意的这样戏弄他。

萧洁将头摇摇，“我没有这样的大胆，”他说：“没有得你的允许，我怎敢对旁人随意的说？假如你允许了，我不仅要对旁人说，即便是登……”他的意思是说即使登报也可以，可是却不曾有说下去的勇气。

听出了他话中的用意，丽丽的脸上微微一红，连忙将话题转开了：

“吃了饭，请你就陪我去找房子吧，住在旅社里恐怕总不很爽意。”

“好的，不过我还想先将行李送到青年会去，我想你既然住到了此地，略为再迟一两天也不大紧要。”

听了这话，丽丽不再开口说什么。十一点钟的时候，他们一同走出来到附近的南园酒家吃午饭。在路角上，丽丽将昨夜写好给陈老伯的信丢进了邮筒。

再从南园出来的时候，丽丽因为不愿多在路上走，同时精神也不很好的原故，便直接回旅馆去了，她觉得自己此刻已经是独自把着舵儿的孤身飘泊者，对于茫茫的前途，这时正需要一次悠长的考虑和最后的决定。

萧洁说是到青年会上，可是乘上了人力车，他对车夫说的地名却是中美银行。

十九 咖啡座谈

两点多钟的时候，沙利文咖啡座的两扇玻璃门关断了南京路上腾沸

的车声，在里面一间最后的一个座位里，萧洁和他的唯一的知己施敬之隔了半杯可可相对着。

在许多同事见面时不负责任的喧闹静止以后，他终于从银行里将施敬之邀到了这里。在这糖果的甜的香气中，他想将自己不能处决的一些问题向他的好友磋商。

“你知道她确是没有结过婚吗？”听过了萧洁从头到尾的缕缕的叙说，沉静了一刻，施敬之这样的问。

“虽然各种态度都很老练，可是绝对不像是结过婚的女子。况且，女子结了婚再继续读书是很少有的。”这是萧洁发表的观察。

“从某一方面说，她假如是个未婚的女子，对于你固然有利些。可是从另一方面说，她既然不曾结婚，你所负的责任只有更大。”像法律家一样，施敬之这样反复的推论。

接着，他又添问了一句：

“你知道她确定的年岁吗？”

“这倒不曾问，”萧洁说：“不过看她的样子，大约总过了二十岁吧？”

“你要小心，”敬之用手托着玻璃杯缓缓说，眼睛望着杯中残余的可可，“这不是儿戏，假如她未满二十岁，万一发生问题起来，在这年头儿，诱奸少女的罪名可不是玩的。”

“不过我看她决不是那样自己无主见的女性。”不知是为自己还为丽丽，萧洁这样的辩解。

施敬之将头一摇：

“话虽不错；要知道你是对她说你不曾结过婚的，所以她才对你肯不拘形迹，万一她知道了你是有妻子的，她未必肯这样的傻吧？”

“不过此刻，我并未对她有什么。”萧洁急急的说。

听了这话，施敬之笑了起来。

“你不必防御，我并不想来做你的情敌。不过，在现在报纸上每天都闹着遗弃和诱奸案件的时候，这种事情真要小心，没有问题最好，万一问题发生，”敬之向他点点头，“像你这种情形，她要告你诱奸，你太太要告你遗弃，那才真热闹啦！”

萧洁也笑了起来。

“苏州方面决没有问题，”他说：“只要没有人去通风就是。倒是行里的同事倒不容易以付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闹起来可受不下哟！”

“这容易，只要这样好了，”施敬之指桌上的杯盘，“只要多请几次客，一切都解决了。”

“请客当然不成问题，尤其对你，你做了我的军师，假若事情有成，我更要重重的请你。”

带着自信的笑容，萧洁往椅背上一靠。

“好的，我做军师，你好好的去进攻吧。”

望着萧洁的笑容，施敬之将剩下的可可端起来一口喝了。

二十 黄昏的恋曲

从四层高楼上望过去，在西斜了的秋阳光中，东方饭店对面的跑马厅草地就像一幅巨大的苏俄集体图案一样，棕色的线条划着深绿几何形，几个试马的骑师在草地上投下了斜长的身影。

因为这几日精神上的刺激太多，丽丽一人在房里静静的坐了一刻之后，不觉感到疲倦起来，就躺到床上去休息。等到一觉醒来，本来就不很明亮的房内已经堆满了浓重的阴影，她一惊坐起来，手表上已经五点过了，她扭开电灯洗了一个脸，就百无聊赖的开了窗到阳台上去闲眺。

跑马厅棕绿色的图案展开在秋阳光中，马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像抬着甲虫的蚂蚁一样在来往的移动，在混杂的车声和人声中，西藏路和龙门路一带的街树和栏杆上挂的鸟儿也送上了微弱的歌声。对着这一切，一觉醒来的丽丽突然觉得人海茫茫，自己一人孤身在这繁嚣都市中，喜怒哀乐都不会有人来理解的寂寞和凄凉。

躺在遥远的南国明亮阳光下的种种欢乐的景象，这时缓缓的浮上了她的心头。

她想到在幽静的月夜，在微热的海水上和剑修划着小艇的情景。山道上的散步，海堤上的闲坐，在华丽的皇后影戏院中享受那都市的享乐的情形，可是这一切在此刻想起来已经是梦境了，是无可挽回的梦境了。

一种凄楚的几乎要下泪的感觉突然袭上了丽丽的全身。剑修的影

像，母亲的影像，严肃的父亲的影像，安逸的家庭生活的影像，都像潮一样的一齐涌到了她的眼前。她将眼睛紧闭着，可是眼角已经不能自止的湿了。

低低的叹了一口气，她走回房里。

二十一 新雅

战后的北四川路，虽然一大半的商店已经恢复营业了，可是已消失了战前黄金时代的神秘意味，尤其是过了老靶子路往北一带，路上的行人始终总带着一种仓皇的不安的脸色，不再有以前那样悠闲的样子了，入晚更萧条得厉害，黄昏的街灯照着摇摇摆摆的日本巡逻队，连射在地上的影子也显得十分冷落模糊。

七点多钟的时候，接着萧洁再三叮嘱不要失约的电话，丽丽摆脱了笼罩在心上的忧郁，修饰了一下，便从饭店里乘人力车到这北四川路虬江路口的新雅酒楼。

新雅也遭着和它环境一样的命运，虽然早开业了，可是在战后的闸北水电公司供给的幽黯的灯光下，客人和堂倌的脸色一样的都不十分光明。

上了二楼，萧洁已经守候在楼梯口，他将丽丽一直领到三楼，领到三楼最前的临街的一间座位里。

冷落的市面，三楼只有这最前的一间亮着灯光。

“你想不到我会请你到这老远的地方来吧？”走进了里面，萧洁这样的说，他帮着丽丽脱下一件浅灰色的羊毛衫。

丽丽耸一耸肩膀，拣了朝里的一张椅子坐下，抬头向四面望了一望。

“很冷静啊，生意这样坏！”她说，她想起从前在江湾读书的时候，到上海来在这里饮茶时的情形。

“我因为还不曾到这里来过，所以想到这里，你该也是战后第一次来吧？”萧洁这样解释他所以请丽丽到这里来的理由。

“冷静点也好，这几天我很怕见人。”

堂倌送了菜单进来，萧洁凑过去向丽丽问：“你是广东人，你说几样吧，喜欢吃什么。”

随意的翻着菜单，丽丽说：“随便点两样就行，我是什么都吃的。”

“那么，先来两个碟子吃酒吧。”萧洁说，一面在纸上写，一面又伸过头去看菜单。

听见吃酒，丽丽连忙的说：

“不要叫酒，我是不吃酒的。”

“我也是不吃酒的，”萧洁也赶紧的说，向丽丽笑着：“难得的事，来一点酒，大家吃了玩。”

丽丽默然站了起来，走到窗口揭起窗帘向外面去张望，街上寥落的没有几个行人，对面的上海大戏院依旧锁着已经拉上了几个月的铁门。

她茫然向外面望着，知道在今晚这样的情况下，有许多举动是需要事前细细考虑一下的了。

堂倌走出去了，回过脸来望着紧裹在堇色法兰绸旗袍里的丽丽的背影，萧洁也像发现了捕获物的猎人一般，暂时寂然不动。

二十二 被降伏了的猎人

静悄悄的三楼，旁的房间始终没有客人光顾过，只有这最前的一间，隔了桌上罗列着的杯盘，丽丽和萧洁相对着。

最初堂倌将酒壶送上来的时候，萧洁斟了一杯送到丽丽的面前，丽丽坚持着不要，可是等到萧洁在自己面前也斟下了一杯的时候，丽丽却突然端起了酒杯说：

“萧，你既然要请我吃酒，来，我们就先吃了这一杯吧！”

听了这话，萧洁竭力掩隐住自己惊异的脸色，连忙也举起了酒杯。

两人的酒杯碰了一下，先沾唇的是丽丽，她很从容的喝下了。接着萧洁也仰了颈子将一杯酒咽下。

甜而微辛的青梅酒，有着线一样的热力由喉颈一直贯到胸口，渐渐的向全身散布开来。

萧洁摇了一摇头，连忙吃了一口菜，见着他这种情状，丽丽微微的笑了，她伸出手来。

“萧，将酒壶给我管罢，我怕你会灌醉了我。”

“好的，就给你管，”他很爽快的将酒壶递给丽丽：“你管着吧，我却不怕你灌醉我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丽丽伸过脸来问，眼睛望着萧洁的眼睛，涂了口红的嘴角上挂着一种迷人的狡黠的笑容。

萧洁不由的低下眼睛，他没有勇气能看下去了，他觉得胸口止不住的跳动了起来。

“真的，”他说，自己觉得自己的脸上微微的热了，“只要吃醉了有人肯送我回去，我便不怕。”

“好的，”丽丽向他举起了酒壶，“再来一杯，假如吃醉了，我决定雇车送你回去，不要怕！”

“回到哪里呢？”鼓起了全身的勇气，萧洁这样轻轻的问。

“回到哪里？”丽丽嫣然一笑。她清晰的明了敌人的阵势，“随便哪里都可以，回到我那里也可以。”她这样泰然的回答。

并不开口回答，萧洁很驯良的就将酒杯送到丽丽面前，他知道今天遇见了这样的对手，他不仅不能按了预定的计划会逐步进攻，简直连防守的能力也完全消失了。

二十三 地狱之道

在丽丽有效果的袭击之下，萧洁完全降伏在她的脚下了。他知道对抗是没有能力，而挣扎也是徒然，于是决定退到降伏的地位。他知道只有这样，或者能使他的主宰对他起了垂怜。

果然什么事都要争作主动的丽丽，她此刻又以布施韩剑修的心情来对待着萧洁了。

一连很顺贴的吃了三杯酒，萧洁怎么也不肯再吃了。他再三向丽丽告饶，从嘴上写下了一部忏悔录，他虽然并不是真的一滴也不能再吃，可是他却很技巧的将自己的醉态有意的加浓了。

望着狼藉的杯盘，萧洁用了一种央求的口吻向丽丽说：“好小姐，请送我回去吧，随你送到哪里，地狱也好，天堂也好。”

丽丽在对了小镜子搽粉，吃了两杯酒的她，脸上愈加映出了一种特有的娇艳的红晕。她听了萧洁的话，随即将粉扑停在左边的颊上缓缓的

侧过脸来问：

“你要回去吗，我先问你，你自己愿意到天堂还是到地狱？”

萧洁用手向自己的鼻子一指。

“问我吗？我当然愿意到天堂会。”

丽丽摇摇头，回过脸去对了镜子用粉扑细细的继续涂着自己的左颊，望着镜子里面自己的脸，她说：“你看我这副脸，我是十足的魔鬼，我只会送人下地狱去，你既然要上天堂，你还是另找一位安琪儿去吧！”

说了，她再回过脸来向萧洁一笑：“怎样？”

“我要到地狱去！我要到地狱去！”萧洁高声的嚷着，伏着酒意，他俯身过去将一只手搭到丽丽的肩上。

“让我看看，魔鬼的脸到底是怎样。”

轻轻的将他的手推开了，丽丽站了起来：“好的，你等着吧，让我送你到地狱去。”

红晕的脸上浮着胜利的笑容，她走过去揪了一下电铃。

堂倌进来的时候，她对他说：“开帐来，再打电话叫一部汽车，到东方饭店。”

二十四 最后的命令

用着慈善家的态度，丽丽倚了梳妆台，俯视着靠在沙发上的萧洁，他微闭了眼睛在慢慢的解着颈上的领带。

望着这驯良的捕获物，丽丽愈加感到权力。有意识的要征服异性的雄心，这时在她的心中比以前更坚决了。

“萧，你预备怎样，预备回去吗？”

走过去，双手抱在怀里，丽丽用银色的脚尖去踢踢萧洁的腿。

萧洁摇摇头，并不回答，向后一仰靠在沙发上。他打了一个呵欠，继续沉默着。

“不要装假，没有勇气了吗？”

丽丽轻轻的笑说着。吃了几杯酒，加上近几天心中所受的刺激，她这时像有一点连自己也不能统驭自己的言语了。

萧洁用手敲着自己的脑袋。

“头很痛，我简直没有思索的能力了。”

说了，他偷偷的张开眼睛来看丽丽。

丽丽冷然一笑。

“可是，”她说：“这不是含糊的事哟，你不要将来后悔。”

“后悔什么呢？”萧洁抬头来问。

“后悔什么？后悔装酒醉了坐在这里不走！”

“后悔这个！”听了这话，萧洁突然的精神好了，他很快的说：

“我决不后悔，我决不后悔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丽丽问。

“我可以起誓！”

“谁要你起誓？”丽丽说：“不过，我要问你，我是一个自己有自己主张的人，我是绝对不听旁人的话，也绝对不受旁人干涉的人。你能这样绝对的不过问我的一切吗？”

“能的，”萧洁站了起来，走到丽丽的面前，他像宣誓一样的严肃说：

“我不仅不敢过问你，并且我愿意将我的自由，我的生命，我的一切都呈献给你！”

“这是你自己说的，”丽丽说：“你不要后悔。”

“我决不后悔！”萧洁说，更走近一步。

“那么，”丽丽威严的伸出了挺秀的手指，向房那面一指，这样说：“过去将电灯熄了！”

二十五 被袭击的心

靠在沙发上，丽丽翻着茶房才买来的当天的《时事新报》。

秋朝的太阳，带着一种妖爱的暖意由洋台上射了进来，将漫长的窗影倾斜的射到地板上，对面跑马厅有一队英国陆军在早操，清婉的口令声也由微寒的晨风中送了进来。

望着进来的茶房用一种好奇的眼光向自己偷看了一眼，放下报纸随即又急急的走了出去，丽丽的心中不觉起了一种反感：

“在茶房的眼中，他不知将我看成怎样的一种女性了。”

想到这点：她抬起头来望萧洁，萧洁正对了镜子在梳头发，敞着衬衫的领口。她觉得到现在为止，仍说不出自己对于这个人的情感，她觉得自己好像对于一切突然的麻木了，说不出自己的憎爱和好恶，而且自己好像对于一切也失掉好爱和憎恶了，只是木木的茫然的，对于旁人是这样，对于自己也是这样。

从镜子里看见丽丽在望自己，萧洁含了微笑回过脸来：“丽，你在看我吗？”他这样的问。

“唔，”丽丽点点头，翻着报纸，“我在看你，我要看看你对于我这个人究竟觉得怎样。”

放下梳子，用手巾擦着手指，萧洁走了过来。

“丽，我说过不止一次了，请你信任我，从船上的第一次见面起，直到昨晚，到现在，一直到将来，我始终觉得你是一位可爱而又可敬的时代女性，你难道还不放心我吗？”

低下头来，他这样很亲密的说。

“不是不放心你，”丽丽仍继续翻着报纸，从新闻一直翻到广告，低了头说：“无所谓信任不信任，不过我希望你要了解我，不要以为我是一个一般的所谓浪漫的女性。”

“决没有这样的存心，”萧洁说，他又走回镜子那面去了，“请信任我，为了你，我可以抛弃我的一切，你也要相信我并不是一般的男性。”

听着萧洁的话，她仍继续随意翻阅报上的广告，突然，在密集的广告字中丽丽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字，她连忙停住仔细的一看，在满幅的法律顾问和离婚的启事中，当中竟有着这样的一条：

“丽小姐鉴：函悉，令尊续有电来，事已和缓，见报速来我处一谈，一切均可商量，决不使你为难，切切勿误，陈鹤白。”

立刻，丽丽的脸色变成死一样的苍白了。

二十六 强心剂

从镜子那面再走回来的时候，萧洁看见丽丽这突然改变了的脸色，他心里一跳，连忙站住问了：

“丽，是我有什么话说错了吗？”

丽丽不开口，依旧低着头，萧洁顺了她的视线看去，这才注意到她手里的报纸。

“那么，是报上有什么事吗？”

萧洁再这样的问。在他总以为是很体贴的了，可是这一次丽丽却将头一抬：

“可以吗，请你不必过问我的事？”说话的声音虽不很高，可是那严肃森冷的脸色却使萧洁的血都凝住了。

“我不敢过问。”他连忙陪着笑说：“假如我有什么地方使你这样不快，我连跪下来赔罪也是可以的。”

陪着笑脸，他弯了身这样小声的向丽丽说。

望着萧洁这样低声下气的神情，丽丽倒忍不住好笑起来了。

“那么，你跪下来吧。”忍住笑容，她冷冷的说。

拎着折纹清晰的西装长裤，萧洁立刻直挺挺的跪在沙发的前面。

见着萧洁真的跪了下来，丽丽适才因为那一条启事广告所引起的无名郁闷倒无形的消灭了，她一笑，一只手将萧洁从地上拉了起来。

“唉！”她叹了一口气，将萧洁拉到自己的怀里。“萧，请不要惊异我这种奇怪的性情，我寂寞，我烦闷，我需要麻醉，我需要忘记！”低低的，她这样的说。

听了这话，倚在她怀里的萧洁立刻将嘴唇送到她的嘴唇上，一只手也从他腰里伸过将她紧紧的抱了起来。

二十七 奈何天

因为要解除丽丽心中的不快，吃过了午饭，萧洁便陪她到国泰大戏院看电影，看三点钟嘉宝主演的《奈何天》的第一映。

坐在祥生公司粉绿色的轿车里，从光滑的霞飞路上驶过，丽丽不觉想到几天前到徐家汇去时经过这里的情形。可是仅仅隔了几天的时间，自己已经成了这样的一个人。奇怪吗，假如给几个朋友和同乡知道了，她们不知要怎样的惊异我吧？——这样想着的时候，丽丽连自己对于自己的行动也有点惊异，可是她却不懊悔，因为她知道这一切并非受了他

人的引诱，而是由于自己的主动。

坐在国泰大戏院鹅黄色的氛围内，丽丽开始有一点不安起来。她只是低了头翻着说明书，反复的看着东方装的嘉宝画像，不敢抬起头来，心中希望远远的一道绣幕能早一点卷上去。好久不到公共场所了，她觉得每个人好像都在看她，都会认识她，都会知道她这几日的行动一样。

突然，不知从哪里来的一个纸团飞到丽丽的头上，丽丽一吓，心里跳了起来，可是不敢抬头去看，她用手臂碰碰萧洁。

坐在一旁的萧洁向四面望了一周，向后面伸一伸手。

“谁？”丽丽低低的问。

“一个不相干的朋友，待我去招呼一下。”萧洁站起身来。

“不许乱说！”丽丽低声的叮嘱。

萧洁点一点头，贴紧了身体开始向外面挤出去，心里却在踌躇着怎样应付这意外的难关。

二十八 未婚妻

在后面隔了五排的第一个座位里，坐着萧洁的同事张海青，有名的宣传大队队长。

萧洁微笑着走到他的前面。

“张，一个人吗？”

张海青很幽默的点点头：

“唔，当然一个人，谁能有你那样的本领！”

缓缓地，他对萧洁的脸上喷出了一口纸烟。

萧洁连忙弯下身来笑着说：

“对不起，请帮忙。”

张海青将头一扬：

“那么，从实招来！”

“一个朋友介绍的新认识的朋友。”

张海青将嘴一撇：

“你还要瞒我？”

“确是这样，昨天刚认识，那个朋友因为眼睛近视，买了前面的票

子。”萧洁说。

“不必瞒我吧，”张海青冷笑笑，“其实，老施早就告诉过我了，到底广东之游，不虚此行。”

萧洁知道是瞒不住了，便只好打招呼。

“对不起，请帮帮忙，我明天来请客。”

他拍拍张海青的肩膀。

“请客倒不必，只要不瞒我们就行了。”张海青说：“不过，你要小心你的舅爷，否则苏州一封信，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”

萧洁点点头。

“那么，快点走吧，”张海青推推他，“人家等着你啦，快点去吧！”

萧洁再拍一拍张海青的肩头：

“拜托拜托，千万请不要宣传，明天我来请客。”说着，一伸手走了。

“谁？”萧洁走回来坐下以后，丽丽便这样的问。

“一个好久不见面的朋友，”萧洁说，掏出手巾来擦着自己的脸，“从前的同学。”

“怎么讲了这样久？讲些什么，他问你吗？”

“他问我的。”

“你怎么回答？”丽丽侧过脸来问，一张说明书已经被她折成一根长条了。

“他问我你是谁。我说……”萧洁靠紧了丽丽，说到这里不往下说了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丽丽连忙的问。

“我说，”萧洁低低的回答：“你是我的未婚妻。”

丽丽冷冷的一笑，这样问：“真的吗？你说的是真话吗？”

“当然是真的，”萧洁说，他这样的反问，“我为什么要说谎？”

丽丽不开口，只是将手里折得长长的说明书又慢慢的翻开来。

电灯黑了以后，嘉宝动人心魄的半猥亵的跳舞吸引了满院的观众，可是他们两人心里却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。

二十九 不需要的东西

电影散了场以后，挽了萧洁的手臂，沿着充满异国情调的霞飞路走去的时候，丽丽心中仍旧有一种不快的感觉；觉得自己已经成了悲剧中的人物，在这路上并肩走着，好像和适才剧中的玛达哈丽一样，是一步步的在走上刑场。

“丽，你看这件大衣的式样多好。”见着丽丽沉默着不开口，走过一家俄国衣饰店门口的时候，萧洁便站住了脚，指着橱窗里陈列着的一件浅蓝薄呢大衣对丽丽说。

丽丽对萧洁望了一眼，她很知道他的用心，知道他是因为自己不开口，所以才找这样的话题来打破两人的沉默，她很可怜他的用心。

“唔，”丽丽点头，随意的对橱窗里望了一眼，“样子确是很好，你肯买了送我吗？”

“可以的，”萧洁说：“我们走进去看看。”

走过去，才看见铁门拉着，已经不是营业的时间了。

“不巧得很，”萧洁望了铁门说：“我们明天吧。”他再仔细看了一看店名和门牌号数。

“我早知道，”丽丽冷冷的一笑，拖了萧洁的手臂走起来了。“我早知道我是没有这样幸福的。”

“可是这并不怪我不好。”萧洁急急的说。

“我并不怪你，”丽丽不经意的回答：“我本不怪你，我本是说了玩的，我并不需要这样的大衣，我的大衣多着啦，可是——”说到这里，丽丽将萧洁的手臂挽得更紧一点，侧过脸望了他的眼睛说，“可是，我却需要一件东西，你肯买给我吗？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萧洁也凑过脸来问：“只要你说出来，我总肯买。”

丽丽将挽着他手臂的左手伸出来给他看一看。

“这上面缺一件东西，你肯买给我吗？”丽丽说。

“什么，”萧洁问：“手套吗？”

丽丽咬了嘴唇微笑着摇摇头。